



明文海卷五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奏疏六

容直言霽嚴謹以廣聖聰疏

陳時明

臣竊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最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糜費內帑銀兩數多節奉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宣容擅便動支劉最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在吏部知道欽此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劉最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朝廷之耳目

明文海 卷五十二
也自古帝王暨我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
奸邪情狀責之而後察之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听而
防壅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君
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
容之所以盡下情而翼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体
也最自以身荷國恩官以諫多職當耳目誠見逆者聖
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
行也意必有左右憐壬之徒惑移聖心蒙蔽聖聰者已
而庶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擬以齋醮

為由濫用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陛下言之所以輸
忠款奉職事也當最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
官而耳目短淺識見踈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
謂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英斷以肅近侍也詎意閱月
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陛下今日之怒乎最以
假齋醮侵內帑劾崔文有是事當命內司查勘果出風
聞亦可因以戒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最為朝廷慮無
不可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
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為墮甑矣乃敢喘息

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諛譖而註誤陛下乎詩曰取彼
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蓋痛憤諛邪之傷善類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
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惧者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
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
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
言亦稍息矣其弥縫亦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諛計度
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仇言者發其陰事潛為狙擊
之謀要言者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陛下故陛下

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
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
不敢显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
先哲王誠見盡言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
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蓋有言必有仇凡言官所
指而不仇者百中中間一二也所賴者聖明為之主而
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火搏噬奸宄宄為之主者不知怜恤
其不為盜賊之蠶粉也罕矣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
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

以為難也若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攷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改事日非而其社稷亦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入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况陛下嘉靖改元之詔有曰給事中御史敢當言路今復凡遇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利病許直言無隱明

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青史為千古盛德事今最忽以言得罪恐非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惜以藏之也而自毀弁之而自黜汚之規者以為何如哉伏讀嘉靖改元一詔陛下—代之大制度也犹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々粗具耳犹終漢世未之改易陛下登極之詔肩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迹如出一軌轍固將傳之聖子神孫為萬世不刊之典陛下之寶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之

主其自為法詢執兢持守終其身而不肯少變陛下
 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
 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
 所為出漢唐宋之下乎就使最言妄狂妄罪妄當加天
 下之人先以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
 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于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
 望焉最雖狂率妄言之罪誰与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
 國尚不知况可使聞於四夷乎最設以他事得罪猶之
 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陛下之寵幸

宦臣又所以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最之所以得罪
 者忤倖臣闢異端也非朝廷美事也常尚異端亦寵幸宦官非朝廷美事也陛下雖
 曰最狂率天下則曰陛下阿私近幸之故陛下雖曰最
 妄言天下則曰陛下惑于異端之故將最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愈著此一事最言官之責庶幾矣如陛下何
 忤已而罪言官豈漢唐宋願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
 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
 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傳布遠近其于盛德閔
 係匪輕願自三思無為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五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以明其為兇釋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况因文而罪言官虧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思治之望首壞明詔上玷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最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上設希醮因而盜費內帑不貲給事中劉最以為言文愬之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

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陛下于一時而實使陛下取譏于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寓巴蜀踣南內抑鬱而終今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心威令未行于左右無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田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朝廷兢業上下交修獎忠直求善

言以祈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是病
危之人甘鳥喙而噬和扁也况左右近習多宮掖宿奸
習于揣摩敢于縱肆方朝夕窺伺陛下之淺深陛下固
宜操其鞭箠攬其銜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愚頑
拂逆天下之心為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猶
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墮而
翼之臣恐眈隸獲鉏不特起于_秦指鹿為馬之秦又將見
於今也伏望陛下惕然猛省收回成命存劉最以誘致
盡言罪崔文以崩雪聖德予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予以

招徠將散之人心予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
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
亦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改過
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于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
在盡言非言無以報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
限君父子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
時之禍是為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臣非
不解人意而為是瞽言也亦非瞑目宵行而自投陷阱
他于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奉_于於

明文海 卷五十二 七
君父不顧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陛下尚神靜察勿以
臣名位踈遠而忘其衷悃勿以成命已下而难于收回
使天下之人知今日之罪言官果非陛下本意也則社
稷幸甚天下蒼生幸甚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對禘禘疏 魏校

朕每觀書見論祭意曰禘曰禘但不知其義何謂卿
可指陳之使朕得聞其旨

伏承問及禘禘之旨臣愚何足以知仰惟皇上聖孝達
天德因已默契乎古聖人制禮之原復欲誦求其名義

此堯舜好問好察之盛心也臣敢稽古經傳異同擇其
可徵者以對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至
不敢褻也臣惟太廟祭始祖子孫千百世不忘孝心固
得伸矣但祭不及始祭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
廣始祖孝心追禘其所自出其義至為深遠人之祭祖
考也聲音容相接則其情易通今推而至于始祖所自出

明代文海 卷五十二
世代遼隔邈不相親自非仁孝誠敬到那極處何由感
通然則如之何願我皇上常齋厥心致其精誠之極

右論禘禮

春秋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
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臣按禘有
二有大禘有時禘天子七廟太祖百世不遷自太祖而
下親盡則祫則不祭故時禘惟遷六廟之主于太祖
至于大禘則凡已毀廟未毀廟之主咸在而合食焉蓋
子孫之于遠祖恩垂無窮義則有止故親盡則不免祫

然其恩終有不能忘者故又制為大禘之禮而後可以
伸其孝心也臣願皇上祖宗常念一脉相傳以至于今時
在念則報本追遠之誠自篤矣

右論禘禮

臣按禘禘之禮不明也久矣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
有祫而無禘周衰諸侯祫祭其祖僭擬王者禘禮行之
是故禘禘之禮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者諦也審
諦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云禴祀蒸嘗此四時祭
名也記禮者誤以禴為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

明文海
此夏殷禮也是又因誤而生誤矣衆言穀亂折諸聖臣
嘗考訂周禮而著其說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
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也禘莫重於
裸孔子嘗歎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祫
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于食故春
秋傳曰升合食于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間祀三
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享先王也四曰禴夏祭
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
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蒸冬祭也周禮所謂以蒸冬

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嘗祀四時惟春特祠
各行礼于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祫

右總論祭禮

御禮

朕聞卿禘祫之義論朕惟禘祭王者所重之祭我聖
祖之制何無此奉古之王天下者嘗有此祭者凡君
朕欲聞之朕又聞郊祀曰祀天宗祀于明堂曰祀上
帝夫上帝即天之主宰何為焉又古者祭天地于圜
丘方丘取冬夏二至以為陰陽之始又有合祭之說

不知皆起何時也卿其言之
伏讀聖諭臣瞿然而驚作而歎曰我皇上真聖人之資
也郊禘之禮不明也久矣自昔章句俗儒終身孝之往
往牽制于文義而不能曉今我皇上聞言即悟渙然不
疑于心終一二言便了大義自非聰明睿知超越古今
易克臻此誠千載之奇逢也更得博求一二名儒有實
學者以備顧問朝夕啓沃明乾坤易簡之理發聖賢心
學之要述生民困苦之狀陳帝王經世之畧聖心洞然
開悟天下事可運之掌從頭整頓一番此真大聖人作

為出于尋常萬一者也臣不勝願望之至禘固王者大
祭然此乃守成之君推隆創業之祖特制此禮在創業
時却未有此禮可行故我太祖止立親廟追帝四世祖
考所謂禮時為大也古之行禘禮者唐虞不可聞矣前
三代夏商周也皆嘗行此禮而商周之禮不可通于今
後三代漢唐宋也漢未嘗行此禮惟唐宋行之然不盡
合于古以諸儒議論紛紜也

右答禘禮之問

虞書肆類於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其言明而

有微孝經乃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分昊天與上帝而二之朱子刊誤嘗辨其非聖諭謂上帝即而天之主宰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夫人一理上帝神明正如人身渾合中間一點靈處豈可分而為二也

右答祀天祀上帝之間
禮家謂冬至祭天于圜立夏至祭地于方丘然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之昊天上帝以血祭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宏考定古禮

謂先王祭天于郊祭后土于社而已人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身驗之天地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個主宰獨運豈有兩個主宰並持故知不祭天地之說非也乃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同牢始于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不特此也後世訓詁為季始于漢儒科舉取士始于隋煬帝資格用入始于拓跋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于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也

右答天地分祭合祭之間

臣自少有志古礼嘗與同志講永今幸躬逢聖明何忍
默而不獻誠以天下事緩急有時今四海困窮所在人
相殘食此豈功成制礼治定作樂時耶若欲潤色太平
為事則是以礼樂為虛文矣我皇上豈務虛文者臣愚
憐之惟願皇上恢廓大度收用天下豪傑共圖太平是
乃今日急務制度文物在所可緩况今孝士大夫知礼
者甚少知樂者絕少徒使皇上焦心勞思誰與講論哉
宜勅下礼部博求能通礼樂者荐之來京使之考求先
王遺法以備他日任使仰惟皇上欽明仁孝固性之于

天但聖体清癯臣縷血誠竊以為今日第一義莫大
於保護聖躬焉耳皇上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故于不急
之章奏無益之文義亦或留神恐非養德養身之道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敢
稽首以獻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
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皇上簡
拔及第寇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罔報近見諸臣奉詔

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敢以草茅之見騰
為狂妄之說塵瀆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學
問未明故言多踈謬乃重煩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
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
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
一一周知然得于見聞實不容已者况承嚴命之下苟
復畏罪隱默或文辭違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皇上虛
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
避謙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皇上明言

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銓者小人
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亦慎重其任不肯
輕予今乃屬任于銓豈不以銓為賢于諸臣耶然而命
下之日大小臣工固不驚愕魚閭閻細民亦切々不已
皆曰此地非銓所宜處也蓋以銓之為人心行反復奔
動華張志惟務于逢迎心祇期于報復向搃憲台累遭
諭劾今遷吏部又被群言臣恐失令不處使在位日久
益以逢迎之巧滑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
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銓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賊

性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权貴叨受天恩盖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覩效皆如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祖宗道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深望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任其秩臣每觀其敬音容貌即極粗鄙及問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

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訛謬以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擬其迹虽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

者而可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虽累有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覘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我臣愚。竊妄以為是得罪者，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乎？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

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嘆，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節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听于內府，修建醮事。此虽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己，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頻奔，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倡持其禱，樂敢于大內闈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夤緣備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心，臣民祝頌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乃使昇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

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凡此皆或聖心少有所偏者
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蓋欲皇上遠稽
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
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
純一而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
不足以字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厘明諭臣罪安可
逃矣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

人行改是非得失方在几微而關於人心之向背天命
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于此致治
必于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
慎為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
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
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
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
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
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諛諂面諛公肆欺妄士

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
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厲之者何如
耳。况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未趨。延頸思化
人之切仰。極重不可反。几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波之于
此。苗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
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是日非。而臣于國恩有來。報
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率目前之所見。大要足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陛下告。誠不

忍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
伏願聖明垂聽。為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
以灾為利。寔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
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積弊而至于盡。則
不可救矣。此寔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
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
雪。即止。民失所望。洵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
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因人不亦甚乎不幾于安危利灾而以大可憂者為樂
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
無忠亮体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朔國公郭勛者
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
踪跡豈能逃于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
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
於微過之於漸則朝廷優礼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

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
禍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
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
而不可緩者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斯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
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
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
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
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

城未知有幾日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滄壑蓋望一豆羹疏食以延頃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工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斲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

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邊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違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教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名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名公則以敬而

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
召忠君惻懇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厲精有為不遑寧
處嘗以敬一歲頌頌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以
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簡缺經筵未講
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
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
具也陛下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
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頤大獲福履中外臣
民罔不欲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雖

肅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
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顏之下以神有孚顯若之
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
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
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
異言異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
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傅
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

威極天下之遜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昇諸迂怪之徒輕之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固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邪誕妖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教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酈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

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建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々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稟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

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尼稱其改過不吝後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楊最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林園亦必深

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盡杜口而諛諂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致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艰难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碩禮遇之恩于郭勛則預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

明文海
卷五十三
三

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
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逃遁其為宗廟社稷
萬之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之年無疆之規者端在
此矣

明文海卷五十三

奏疏七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比者恭遇皇上謚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
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皇上篤養盡制之
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
伏奉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大善
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

夷鬼淫褻之狀仰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樑拱之間典夫金匱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竒離碓礪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恃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顱佛骨者相屬

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始議徹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一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污穢不宜復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寔為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

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緣係除邪妄以彰聖化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旨

申讀天地分祭疏 夏言

臣于前月初十日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
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畧
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
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
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
聞議論紛糝人懷異見殊為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齎之

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維
求其說之不得于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
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齎之言過矣臣茲不容于不言也
請先以郊祀之禮為對而後辨齎之失言臣聞之中庸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
也蓋天之作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
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陞
下聖諭議及於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寔為天地神
人之度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

也而首及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
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寔柴禋燎之禮以
祀地祇則有血祭狸沉鬻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裸獻
饋食祠禘蒸嘗之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
曰祀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祀地祇圜丘禮
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
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
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証之以為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
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

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
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
則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
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
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
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以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
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
圜鐘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鐘于未之地
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

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業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祀為定今之議者以社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藉田而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祀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

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于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况陳氏禮書直曰祭地于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于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為

敵矣乃不以為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
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
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
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
二件極大的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
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
遠則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
中漢之制祀天于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
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

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
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祖而地之特
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
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
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
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
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
以必于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
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且

明倫彙編 卷五十三 六
說甚無道理然而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事
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蓋
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黷不可以莽廢又謂
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
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
言而徃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
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
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
祖之著典為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

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寔矣
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太祖尚在知
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况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
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
乎且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遵祖初制
以求盡善也欲遠踪三代之隆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
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于下風也所謂功先祖宗業垂
後裔之事未有大于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
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况禮樂必百年積德

而後與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太祖天造草昧規模
宏遠訐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具恐亦
有不能不待于後世者至于振起而拓克之雖我聖祖
之心豈無所望于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祖
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則所
謂天子者豈盡專指創業之君言耶信如諸臣之議則
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不敢
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用

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
法必有任其責者既而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此
言私心害之也欲中人以禍而不知祖宗之大法故韜
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
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庭諸臣也夫律有奸黨之條
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
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
更壞亂交通扶同為奸作孽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
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

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壇之
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園丘祭地方丘其所登祭之處
此法家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变法以此為紊亂朝
政恐非律意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曰
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
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事情末一款
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為更改變亂成法
者斬此所謂成法者即太祖所定大明律令也未聞以
禮樂制度為成法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

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拿
解來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為真犯也此則
非成法矣臣嘗伏讀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
依律典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逆黨家屬併律該載外
其餘有犯並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
悉照令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皇明祖訓如由
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典大誥不許用黥刺刑劓
闕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將劾奏
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者亦安即時劾

奏皆處以重典若此類者乃我太祖成法非臣_下所敢變
亂者也豈惟臣下雖我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
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諍使萬一有干祖宗典憲亦豈
敢輒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至于毀周禮一書尤
為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辨之韜曰宋儒
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為之也韜名為
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
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歆始
累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

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
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岩屋壁僅而獲
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
補五官之缺漢世詆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山
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其為
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為
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
訾之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
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

在壞周禮者其法止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為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辨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為王莽偽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為齟懼也臣何敢不盡言而與之辨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于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

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天下大法在其中又曰必有闕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內治達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好要而百事祥也范氏曰人

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是不可不講然則韜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為莽誑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偽為耶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為周制之土苴

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其說不得而通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

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之跡黷亂之舊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行於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為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為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况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

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耶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憊憊以今日之事乃陛下光明俊偉超軼今古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韜有以啟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更改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事或以費財動衆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牽合附會背畔決裂以聖人之言為不必盡信則不免於欺矣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可者執政大臣之事主張議禮之權

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况臣前疏固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攷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擬議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明問旬日之間既以疏上竊恐攷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辭詖說黨邪惑衆者殆不足深校蓋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况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

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大小臣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心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脗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為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

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為我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臣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為獻如蒙再下臣章勅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於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為之志以先復我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之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伏惟聖明觀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

申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聖制以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人穿鑿分郊丘為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

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成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見未嘗不確有定論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

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于其間臣誠不知其可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闕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礼若圜丘方丘

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于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宸斷群臣次第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聰大學士奎聯翩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于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

故也臣敢昧死為陛下陳之臣謹案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並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享園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

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違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先之言可為萬

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建開天之功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祚並席尊卑不協于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

之倫理其不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因缺配天報本之
典故所為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
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
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祖故
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矣是故人本一
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
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子圜丘掃地而
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盡
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

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
后稷遠矣配祭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
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
王也尊之而親之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
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
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于
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
祭于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
殿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

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于其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仰惟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為臨御十年於茲敬天法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華於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間然矣迺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祀為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為是矣二祖分配之禮陛下既勅下禮官外廷之臣聞者歎服無不以為是也乃內閣輔

臣則又疑以為非而爭之卒使掀揭宇宙炳如日星之事而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今中外臣工方幸快覩盛事問闔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覩大禮之成而數日之間未聞睿斷殊切憂疑恐陛下萬一惑于異說斯禮稍有乖戾則不免上損達孝頗傷至明失天下萬世之望臣今默而不言則負罪大矣臣聞大哉聖人之孝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以大孝之心承太祖太宗之德臣敢不以太忠之言仰贊陛下之決乎

明文海 卷五十三
孟子有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韞罔識忌諱不敢為陛下建此議非陛下仁孝格天英明邁古亦不足以行此事臣區區之愚不勝激切倘蒙采擇伏乞斷自聖衷明諭閣臣所宜將順仍依已降勅旨施行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瀛洛閩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臣歿而有知亦將含笑于九原之下臣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與夏公謹書 霍韜

承惠教拳：韜謹以所疑請教于執事幸執事終惠教之執事曰紊亂朝政俱自律例一事而言非郊祀大禮之謂也韜則曰皇祖定天下之大本垂萬世之大法莫大於郊禮如郊禮可輕易變亂律例無不可變亂者矣政令紀綱無不可變亂者矣變亂律例誤一事而已矣罪猶擬斬變亂郊禮不知何以處之也此某所益疑也

執事又曰分祀合祀皆皇祖之制也今行分祀復皇祖之初制而已矣非變制也某則曰凡國家制度率以後定為善皇祖於前十年行分祀後二十年行合祀太宗遷都率從合祀是合祀者祖宗定制也今假曰復太祖初制以幸脫罪獨不犯太宗定制乎太祖又曰自今永為定制指合祀而言也如曰復太祖初制不亦上誤皇祖乎皇祖在天之靈又可厚誣乎戊申以前國號吳矣更號大明則復^後之定制也分祀之禮亦吳元年初制也今從分祀曰復初始則國號亦復初制而曰吳也可乎此

又韜所益疑也執事曰兆於南郊則禮有據矣至曰祭于北郊則禮所無也如知其為禮所無也勿附會可也乃強以秦漢瀆亂不經之說附益之是聖主有復三代之志執事誤之行秦漢之禮也不知而附會焉錯誤之罪也猶可言也知而遂非文過為欺罔之罪也不可言也韜素亮執事非欺罔者也又所益疑也執事曰天官冢宰兼宮嬪內侍之職古人良有深意此則韜所不知也試自周秦漢唐宋現之宮嬪於外臣交通有不構亂者乎內臣與縉紳交通有不構亂者乎天子宫寢以御

大夫領之有不構亂者乎宋儒之見徒曰天子以一人
縱于萬民之上防之不可不嚴也然而防禁天子而束
縛其手足鈐制其勢御剪落其肘腋天子固塊然不敢
恣肆矣不知冢宰恣肆將誰制之手宋儒之見徒知制
天子不知制冢宰也徒知天子易縱于民上不知冢宰
易縱恣于天子之上也徒知天子之當防不知冢宰之
不可不防也徒知防天子之惡德不知防冢宰之惡之
不馭也徒知律天子以後代之庸君不知防冢宰為後
世之權臣也故曰宋儒之論皆竊語也執事之明乃不

察焉韜人所益疑也執事曰韜厚誣周禮關係非細韜
則曰執事誤用周禮關係非細韜今不暇備舉惟述一
二執事試虛心察焉如曰禋祀、昊天上帝禋祀何物
也如曰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何物也如曰禋燎祀司
中司命禋燎何物也禋柴禋何以異也如曰血祭、社
稷五祀血祭何物也如曰醴沈祭山林川澤醴沈何物
也如曰鬯辜祭四方百物鬯辜何物也鬯辜血祭何以
異也是皆暮巫語也試深思焉曰享先王則袞冕享先
公則鷩冕然則父祖為庶人者祭之皆以庶人之服與

試深思焉又曰雷鼓雷鼙北鼓草之謂也孤竹之管竹之謂也雲和之琴瑟絲之謂也八音用其三缺其五十二律用其四缺其八五声用其四缺其一謂作樂之道固如此乎試深思焉韜謂執事讀書究理必不如腐儒之淺淺也韜前疏畧舉周禮純謬大節執事乃不深思而誦宋儒寤語以誤主上豈執事不明一至此乎抑亦偏之為蔽也又韜所甚疑也執事曰祖宗並配不應經義然則北郊何以為配然後應經義耶北郊之文抑何據耶太宗配明堂果應經義否抑亦自為之說耶執事之始

疏也則曰引君法成周也今乃援秦漢為據援葉氏陳氏為據不知葉氏陳氏果有得于周禮否耶抑又自為之說耶蓋執事徒誦宋儒寤語然不知宋儒之寤實王莽教之也今夫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府之政即桑宏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寧勢禁而也猶不如宇文泰為宇文泰為大冢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

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執事將誰師乎如其
無所取師徒慕周禮而習宗儒之寤思執事之明不至
是也又韜所以益疑也執事向建親蚕之議天下之善
政也惟于苑內行焉則至善之術也今必於北郊則皇
后出郊自執事啓之矣我祖宗閨門之法超越千古執
事一舉而壞之矣士夫妻女鮮出郊者豈執事妻女皆
出郊郭不以為異耶男女內外之閑自執事決潰之矣
顧募女轎夫則內群騷矣一婦應募一夫隨之耕織廢
矣供一日之勞預一月之役貧民告匱矣惟席殿行礼

而已矣費且數萬若遂與工費耗不知其紀矣蚕婦未
勸閭閻已蕭索矣况宮嬪出郊以官兵圍宿不知官軍
皆婦人攝事耶抑亦丈夫為之也如曰官軍皆丈夫也
則何以嚴內外之防耶故曰執事此舉壞盡祖宗閨門
之法矣此皆執事所不深思也前日人有尤執事者曰
啓釁之罪必有歸矣韜曰執事急於引君當道未思及
此徐當自有處也不意又啟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
西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天下之憊自是極矣祖宗
紀綱法度極大者郊祀宗廟之禮也因執是而盡更革

之矣聞商周哲王亦各守其祖宗家法已矣未聞舍其祖宗之法他有所慕而更革之也凡變禮易樂必改王改步而後可不知執事亦靜思之否也

明文海卷五十四

奏疏八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維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方今在外之賊惟戎狄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戎狄者邊疆之患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有勦絕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

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其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多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

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罔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

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高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报之凡少有得罪于高者虽小心躲避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高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我^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高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高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权既歸于高大小臣工又盡附于高之心胆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权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权二大罪也善則称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

於內爾乃慎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盖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称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高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盖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署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称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盖君逸

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党乱政洋獎一票屢更數手机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所誦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戒方司郎中江冕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于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亦兩等甚有不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

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悞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通于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犹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权又以子而並已之权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盖深恨嵩父子並專权柄故耳此縱奸子

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
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厉人心可也乃為龍斷之計
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
侄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
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
先將長孫嚴効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
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
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
今任賊管事有武選司良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

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秦養未嘗一日離家至軍門乳
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
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
竊皇上爵賞之权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党此備既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
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
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
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

明文海 卷五十四
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草任嘉靖二十九年張
達等陣亡正西戎寇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
一良將西戎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
兩威逼兵部荐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兇軍功世蕃亦得
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有荐鸞之功矣乃
鸞叔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為養虎遺
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
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
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

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
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
安得起用虽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以進不肖
受显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
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犯京深入失道旧路已絕我軍
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彥周
計奏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
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就可掩飾此處
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

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掣問汝夔求救于嵩、又曰、
是掣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
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
段故安心不辨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
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
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机七
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权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
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于
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

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
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用嵩犹敢肆其報復之私則
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
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與嘉靖二十
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
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
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
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
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

明文海 卷五十四
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
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
蒿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夫柄八大罪
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
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
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
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剝削乎軍士
所以軍士多致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
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致流離而北方之民為

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
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
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
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
患不在疆場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天罪也風
俗之降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儼逆
理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
古及嵩為輔臣論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
慝者貪貪如盜跖而亦荐用奔競踈拙者貪廉如夷齊

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
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
練事畢汚成套牢不可破甲蚩甲契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
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
下所以皆尚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
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
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
之聰明顧因若不知者何哉蓋以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
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

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
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
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
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噉之聲遊觀宴樂之為無不
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
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
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左右
皆賊嵩之間諜此其罪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
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奏

草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
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于於嵩者即先有術
以為之孫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
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皇上之細言乃賊嵩
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孫縫周密所畏者廠
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
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豈有忠直之士孰無親
戚之情于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
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

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
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瓜牙乃賊嵩
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
也嵩恐其奏劾故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
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
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悞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
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便知其罪而
不得言之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啗其飲酒
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牽劾為嵩

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蚤有一二感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恠于奸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蚤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李詩之類者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寇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

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依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其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惧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

快終日凡事惟听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魚為嵩積
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
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魚逆鸞隱惡無不悉
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显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
此不過欲全大臣之体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
然不知國之有嵩犹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
為一日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
塗炭乎况迩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嵩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

其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朕皇
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之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
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听臣之言
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
的實重則置以專权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
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
者臣子之責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恩無地故不
避萬死

請斥添祀疏 唐昌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
 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以報其功亦
 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太祖南京功臣
 廟之建此開國之大典今百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
 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
 以致該部乞請各官會說不敢遽抑之者以祿伊祖與
 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
 英獨以後獲死不與預此事以欺其方之言惑感之也及都察給

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
 來說豈如默之論理甚當而叙事或未詳也臣惟皇
 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鷄鳴
 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
 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
 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卞壺
 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
 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
 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

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批而敢為此言也
我及細讀勛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開國功受封至
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寔死有先後然後知
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
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于副將已
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
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勲尤著于是各
都督僉事桓封普安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
子孫世襲食祿各三千五百戶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

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開
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
英蓋各以其地言彭紹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
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于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与蓋各以其人言皇明
祖訓首章叙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
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等以親言俱与唐祀無干
而勛皆泛引以為証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
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

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于洪武二年正月
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
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
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即古爾祖從享祀于大蒸之義
此之廟祀其典尤重英于廟且不与祀而又欲望其配
享豈不大惑也哉夫英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詩
書大備考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
奉眷頌且能奏大祀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
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于不知其情虽輕而于我開國

之一大祀所闕則重前代帝王之卒此者若漢高漢唐
太宗之于其身漢明帝之于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
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于平
居而山海排倒之机又燭于臨境其翊戴之力虽俱不
負于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歿則自有出于牝牡驪
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
凌烟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說而
欲參差之者至今昭映青史然皆託褒揚于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題尤精

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而睽其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
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
勝皆取于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与廟祀而不
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功多于五百九十三
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楨康茂才吳
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自今配享六人之中
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与茅成而
下六人其桑世傑虽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會之
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

可輕移易况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
英侯功先于開國亦當俯首欽避况復以南征而敢呵
口也哉伏願皇上于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諫使在天
之灵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
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于百世不致忸怩于非
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
節而我国朝之一代礼樂崇隆于聖明之世為史籍萬
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
冒瀆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聖恩俯賜鑒納則

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那矣

講求財用疏選兵鑄錢積穀 斬學顏

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兵患也即一意生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豈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在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

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克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鉅之漏便成全体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賍罰銀而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

守巡主持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指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賕罰所得能几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閔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閔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教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指賕罰自今免解可也臣于理財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之用兵一開募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事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則盡通

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絀之日甚臣謂節省之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監者夏周之所監者殷則今之所監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隆以來招募

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
 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絀
 乏故佞人得以煽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
 理財以困民而坐夫御戎之無策不独其駸戎之無策
 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独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
 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
 時之彼元昊請和則奉朝祿賀契丹尋盟則边防解嚴
 敵計日密而我國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
 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為

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
 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
 則增兵之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
 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成祖北征至于南望
 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
 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係中域棄險
 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治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餘孽
 日滋叛民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
 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死殫九黑子之虧

初不若宋之疆宇促迫也客兵虽增主兵多闕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餽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融之歲、誦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虽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朝海內皆兵民也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无其实我朝亩都之設建官立衛稱而京馬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

親踈粲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独盛焉又駸、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窒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其权而通其变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亩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聖祖垂統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耗天

下之財者在兵故取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苗鄙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招募曰征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取輕彈壓四方耳故次之至于苗都腹內之兵際駕運撥京班做工之外无庸施矣五目之中招募見伍為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負強勁而當矢石者非招募

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征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尔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覩責實則難必无益數兵而專取擾民矣夫惟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指之臣其限在在或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吏計姑無最為其說試使曾見任在或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某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

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其地者也誠使為計者也知緩急之異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征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之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冲鋒對敵旂鼓相當乃兵之實也犹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虜視邊兵

易兵耳然邊兵則犹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独邊兵也邊民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數嘗之也瀕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尔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臣嘗有驗于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处多不動用官軍非陰醫雜戍則丞貳判簿以為之非將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益礦後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官土兵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

賊起霸州死幾豎子耳幸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狼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无一人出搜其鋒卒見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己己之役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无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亦何憚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遣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營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

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无异于民要之无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民籍屯牧住居部署者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有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予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膂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坟墓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

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民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閨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賣其馬之半而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征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征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死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由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于邊其河南江北等

處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祖宗舊制亦自己已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死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鬪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馳又章灼如此今乃兵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尺度者可容忽焉一

不至較或曰怨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也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為療飢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无謂冗無益也謂京兵依託輦轂涵育太平此未遑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主臨僕為為係甚重乃今懷養銷輟稍弱為邊兵所易也奈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羌胡蠻夷者哉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總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

九年初一戍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成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敵人虽眾即敢扣嶮岩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內苗都征調

清勺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夫今不為臣見其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閼而益之以畝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財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符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谷增虧相乘有無

相質而非有水旱之灾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苦懾死不勝其束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違之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質遷以通食衣之用耳而銅錢亦質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通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猶奈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乖矣錢益廢則銀益独行

銀独行則豪右之歲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如何也則錢法不行之故耳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之蓋元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矣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一日不可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可觀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

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元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凡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宝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

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具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千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独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孰故曰權也權者立于無形而達之手無窮用之則天下幸有求于

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之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馬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也此取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取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耳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松鑄山

之利而輒徠兵漢廷与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权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权尚足以得民而抗漢况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日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莫非天府之莫也夫天府之莫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為本犹不免用銀之說耳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权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日銅料一日炭一日轉致一日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

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軌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駟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現鑄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

可辨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生食与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綉殺技力作之後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祿為錢神我先朝又用之止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訖也獨至于今屢

行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此鈔异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日盜不便一日官為奸雙不便一日商賈持狹不便一日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以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清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夫計者豈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行息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

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苗戶口則兼收錢谷商權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駟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不其至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克折色此謂自近貴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

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啟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二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悉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旧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著之以必勉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窳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外夷怵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无食今百司夙夜宰鄉不違者乃在銀而不在谷設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

秦南阻江淮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敵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

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係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幾何

我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谷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榮而所慮者人意尚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无序輒以為元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卒一曰社倉蓋收民谷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谷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突變其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

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取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後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唐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今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蓋富貴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不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歛賑極貧大歛及中戶又大歛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死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无銀焉明年曰庫無銀

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几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愿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資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虚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方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且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谷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名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

二倉新收之谷以聽其功能著而為今歲：修之在官
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若民有大飢則以
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民虽官有
大役亦不許借此歲富于民即藏富于官皇上所為南
面而情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谷之
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乱谷實弭乱銀之不足
而泉貨代之五谷不足則熟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
寶金玉而寶五谷伏惟聖明垂意

